



陈黛曦
自由职业
电视节目策划

“有时闲着闷着了，会临时中午去找家粤菜馆，随便赶上啥例汤，比如猪手炖凤爪，独自喝上五例，不发一语，垒起空碗，继续回家写稿，当没事发生过，这才叫生活。”

Soho前后

Soho之后最愉快的一件事儿就是周一清晨起个大早穿着睡衣坐在窗前喝一口咖啡看堵车。即使家住高层也不耽误将底下行人蚂蚁般惶惶的睡眼尽收眼底。远处高架上的那一幕简直就是旭日东升时的高潮戏，一部部小汽车像一只只蜗行的铁笼子，内心着了火，恨不得自己插了翅膀能飞。不落雨还好，一落起雨来就更气急败坏了，整座城市好像到了生理期，连空气都跟着焦躁起来……瞧到尽头处，她慵懒地将二郎腿上下翻个个，眨眨眼睛，噗嗤笑出声来，拿手绢优雅地按过唇角，厨房传来“叮”的一声——她的面包烤好了。

刚Soho那会儿，她变态般地早起，掠出窗口，看城市苏醒，路人上班，好像上帝在云端看人类思考，然后发呆。憋了7年的非正常愤懑需要非正常途径来宣泄，7年啊，婚姻都痒了，何况是工作。回想最后那段被“组织”的日子，每天都在黑色的幻想中度过。格子间一发呆就是半天，对着屏幕放空，要不就抓耳挠腮到处惹是生非，自动将脖子伸到老板的铡刀上，就盼着哪天人头落地。再不然就是今天丢了急需处理的文件，明天扔了投诉客户的电话，挨几个大耳括子也好啊。烦透了朝九晚五的街道，那副车轮厮杀、暗战汹涌、争先恐后、弱肉强食的面孔，像极了职场。

终于，她受不了了，抱着纸盒递上辞呈，走出日夜旋转的玻璃门。还模仿某品牌手机到处播放的那支广告中告别自己的女子去欧洲散了个心。她决定了，从此走上Soho自由撰稿的卖文道路。再也不用早起，再也不用挤车，再也不用看天气脸色猜老板心情。凭你黄金万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字不识的韦小宝也知道说句老子不干了。

她制定了完整的Soho计划，瘦身、养花，学习钢琴与烘焙，上午瑜伽下午喝茶。她算好了，勤快一点的话一天写上三个专栏，一年之后还能出本合辑卖卖。不求出什么小名，只要吃的饭喝的茶戴的发簪涂的胭脂都用写字来换也就足够了。偶尔出门活动，也是为稿子采访，客户不再是上帝，自己才是。

说来也怪，从前也没察觉生活中到处都是要求填写工作单位的表格，新办理的银行卡，更换驾照的申请单，街道的人口普查，孩子的医疗证明……她踌躇着“工作单位”一栏到底是空着还是要表明自己不是漏填地写个“无”。保险代理人、保姆介绍所，驻守车库的老大爷，隔壁新搬来的小夫妻……世上每个陌生人为啥见面都要脱口寒暄“你哪个单位的？”“我没单位啊。”她慌忙笑笑，一脸“你其实不用很尴尬”的尴尬。

与从前的同事小聚，饭桌上都是办公室八卦，谁谁谁怀了二胎遭人嫉妒，谁谁谁跟客户上了床，谁谁谁踹了董事的女儿被公报私仇明升暗降……闺蜜们笑得前仰后合，她却听得老大没趣，只觉同自己无关。不由得记起高中时代每周化学小测验后四周那些对着答案的同学们，她那时也同样的不明白他们到底讲什么。上海女人聊天必须像从前的乘车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消用手指比个“二”，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智商。落后一步便步步惊心。强烈的参与感丧失在她与她们之间筑起了一道玻璃墙，渐渐地她只望见嘴巴开合而听不见声音。

杀死古龙的不是烈酒，而是要命的寂寞。

她发现自己不会打扮了，从前精于搭配的能耐都是给出门前的紧迫给逼的。在家孵着电脑，一整天头也不梳，从前连下楼倒个垃圾都要吹好刘海的她如今顶着一张素颜在楼道收发快递。外出无论穿什么颜色一律上银灰色眼影，懒得出挑，不出错就是对。最要命的是，她因为越来越交不出稿子而耽误了她的一整套Soho计划。她感受到了另一种来自丧失归属感的空虚。

原来只有工作着的人才资格抱怨气候与交通，好比情人节有人送花才能指责对方浪费钱。她重新崩溃了。写了简历上网找工作。从高层的窗口把自己的灵魂再一次扔下了这座城市。在茶水间听到同事窃窃私语说你们晓得伐，财务科下个月退休那位阿姨……

她拿着公司免费提供的快要到期的速溶咖啡。吁出一口气。

坏生活，通向好生活的红地毯

“我有时候闷了，就打开电脑看看航班随手订张机票，然后飞到印尼，在爪哇离婆罗浮屠最近的山腰室外餐厅要一杯本土咖啡，坐着看下午云层飘过婆罗浮屠上空的，梅拉披火山的山口。看完了就飞回来继续录这周末的节目。”——当然，这只是我的梦想生活。

以上行程假如被具体论证，可能性几无，譬如说飞到爪哇岛恐怕要从曼谷或吉隆坡转机，这一时兴起的基本上一早出去按上海的航班，到那儿怎么着也天黑了，这还意味着你的护照上要有常备的有效他国出境签证。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总能在羡慕嫉妒恨里考量出和他人的不同，然后在自己的有限范围里寻找最大空间的自由。所以我最终还是得先请年假，再签出马来西亚的签证，然后再转机，和履行为了这一杯“印尼本土咖啡”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这与伟哥去希思罗广场喂鸽子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只要最终坐在了那间新开酒店的室外餐厅。它距离婆罗浮屠只有一公里，从那儿看过去婆罗浮屠，似幻又真。印尼雨季的午后例行大雨里，院子里的神像在滴水，中国水墨浓淡渐染似的乌云聚雨再散开。风吹过层层棕榈树，沙沙地一波波卷过来这个世界和人的联系。五感敏锐起来，忽然和这个世界近了，你什么也不是，只端着跳动的心脏，坐在那里。

这是不够自由的生活里向工作请出来的几天假，是殚精竭虑想方案身体力行做执行的各类职业人士的魔方另一面，轻轻一拧，突然全换了颜色。

这是我的好生活。其实人生如果能重来一

遍，我个人想要的是从小能有个开阔的受教育环境，不被陈旧规则和观念束缚，能正常乐观地充满好奇和爱护地对待这个世界和自己。能坦然客观地感受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建立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但是既然不能回头，也就在现有的生活里寻找和制造更好的生活片段。

过想要的生活，大部分人以为，只需要财务自由时间自由，人就自由了。我见过有些财务自由的人知道怎样挥霍钱不知道怎样挥霍光阴。飞机和游艇、满世界收藏名表所带来的快乐也有它的边际效应，甚至很低。它不一定就比我们小时候集齐了圣斗士全套贴纸的快乐来得更巨大。自由需要边界，一如广阔天地需要屋檐在后方才有意义。怎样的生活都离不开我们的感受力和我们其实想要感受成什么样的意愿。

在我每一次想逃离的当时，都觉得自己的生活糟透了。只不过后来才发现，其实没有坏生活。所有的糟糕都可以让你反省进退，所有的伤口都不是白白流血，如果结痂后不能让你更智慧，才是浪费了“坏生活”的好资源。没有一种愉快和满足能让你反复思考痛定思痛，所有的“坏生活”，都是走向好生活的红地毯。

什么是好？譬如写到这里，我要去看看灶上的香肠蒸蛋好了没有。改变那个只去饭馆和便利店的自我，会尝到新的滋味。再比如，人人都知道拥抱的好。一个拥抱，证明你有足够的好生活，被关怀，被爱，你从未其实也不会被这世界抛弃。和世界的联系该是你自己建立的。正如刚才的两个例子，概括了我认为的好生活：创造和分享。



杨蕾
SMG主播

“有时在上海闷得久了，就拼几天假买张机票到拉萨，傍晚就能坐在看得见布达拉宫的馆子里呼吸阳光喝甜茶，摩挲摩挲老板养的阿拉斯加雪橇犬，被一只小黑猫偷吃点盘里的糌粑，扔个硬币决定接下来是去羊卓雍措还是拉姆拉措，涤荡一下再回来。我觉得这才是自己的生活。”

生活体

Link

程序员版

有时候加班闷了，会临时夜里回趟家，随便赶上哪个IDE就用哪个IDE，比如Eclipse，独自趴在电脑前写一夜代码，不发一语，第二天清晨再回到公司，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

公交版

有时闲了，会临时赶公交车，随便坐一路，比如家附近的站，独自坐在公交车上，不发一语，想下就下，当晚再绕回去。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

穿越版

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关掉所有电源，随便找本书看看，比如清宫秘史，独自一人穿越到清宫，和雍正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当晚再回来，开电脑、上微博，明天再看红楼梦，后天再看西游记，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

堵车版

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开车上北京的环路，随便赶上几环就上几环，比如上了三环，独自堵在那里一动不动看下午前车车牌，不发一语，当晚再开回家里，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

造句版

有时闲着闷了，随便拿造句模式往里套词儿，比如套个“闲着闷了就趴桌上做做春秋大梦”什么的，套词造句，不发一语，临下班儿再点一下“取消”，一个词儿不发布，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